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九十

宋 陳著 撰

挽辭

挽黃提舉震三章 東發

江山古四明獨立表平生敏處經綸密癰中氣局弘鴻
毛看勢利虎口見功名麾節那能究東南天已傾

文弊莫如今獨存師古心汲深六經海茹寔百家林公

有傳賢筆

曾作史館檢閱文字

私無諛墓金晚年北山北誰識醒

中吟

先生六十七歲作醒吟先生傳

當年時事殊咄咄賦歸與同是無枝鵲危如游釜魚偷

生盟世好

謂次女與其嫡長孫締婚也

訪遠記山居

戊寅十月訪于山居作本堂記

已矣向誰慟兒孫書滿廬

挽黃祖勉夢榦三首

世遠太和散儒門有若人沉潛勤汲古澹靜肯妍春識
到寡輕諾觸來無重顰淵乎莫澄撓叔度乃其倫

平生不行怪流俗自難同休哲無仕志公休有父風肯

堂勞未艾

到山北葺精舍未竟得病

反席壽低終

自精舍反寓所寶幢見親未久而歿

誰料生芻莫今年又乃翁

夙是通家契姻盟又此時

次女為其冢婦

相依百罹世多活幾

年期辰龍竟歸夢子書誰續為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臨終以為恨

九京

不可作喬梓北風悲

挽曹泰宇居士三首

忠義垂青脉癯然獨飯蔬生涯一身寄禪學九經餘有

教寧分類逢人只借書世方饜梁肉視此愧何如

滔滔彼居士誰得似君真盍駐香山社俄拋病室身首
丘存故我手澤付何人此理本來悟浮生一窖塵
匆匆相聚處未足滿平生燈雨對眠夢花晴携話行前
盟空在耳外哭苦為情已矣不可作高山孤月明

挽范千之逢甲二首

得年雖欠壽凡事孰能瑕識老語言簡學充文賦葩劉
蕡胡不第靈運欲忘家已矣歸何處虛留海上槎

自昌國歸

城而
病終

偷然形早蛻遺痛在家人手澤泣孤子篋封悲二親
菟裘行計舊牛隴窆銘新我亦知君者酸心唐魯春

挽樊君脩

邦道

憶昨會山中危時苦話同老枝期共雪喬木處摧風弟
有文銘窆兒能禮送終九京無可憾後死愧衰翁

挽孫大監

炳炎

二首

家學自相師名成六館推春風中峭立古道上安馳朝

擅敢言直民歌不忍欺危時方倚重猿鶴已追隨
憶昨叩溪扃承聞病莫迎雲山成永訣膠漆感平生
緇送老無力薤歌遙寄聲何須問宿草未死有餘情

挽孫處士

魁閥分根異充然秀氣儲少年古心貌危世舊詩書鵬
怪來何早熊祥夢竟虛遙知蕙帳下晝哭痛何如

挽少保王平章燾二首

氣貌古心盜淵源早學成三朝尊汲直四海頌夷清憂

國生如死誠身寔過名巍巍叔季世人重泰山輕
大老關元命平生坐十年權奸以國斃柄用已天顛痛
事身齎去忠魂客寄然猶遺簪屨舊血慟北風前

挽江陰軍王寺丞

槐

自是元台嗣心如白屋英老成涵古氣清勁立平生孝
養官居少幽恬俗念輕樓樓甲子晚誰識病淵明

挽趙集賢學士

孟傳

三首

雍容存器局沈細入經綸心好難為弟身危活得民餘

生盟蕙帳急召應蒲輪松下舊遊處為誰芳草新

三年集賢院一老遠遊身燈火影相弔家山眉兩顰生

還空有日

正月二十三日得詔放還死于二十四日

病卧竟無晨暝斂夫何

憾同朝多故人

命也誰無死恩斯獨異今人迎萬里櫬天報一生心紅

炬護舟穩

渡江時有紅蓮炬從于柩前

白雲歸窆深

葬白雲寺蹒跚得臨

坎痛哭撼山林

挽張梅垣錯二首

之子吾鄉秀生來踏上風蘭亭高擢穎芹泮早稱雄科
第孫山秀吟清霸雪中

同飲嵩溪水綢繆況有連心期天地濶情話歲時遷一
病胡三暑長歸竟九泉誰知之子憾薛鳳定翩翩

挽舒亦山少母鄒氏

我與亦山連因聞少母賢柔順知自分勤儉樂吾便心
積兒孫福家脩香火緣平生庶無憾此去坐青蓮

挽蔣質甫

文

誰能傳耆舊善譽在鄉關教子籛金外和家棣萼間死
心多佛悟生世半詩閒逝矣夫何憾逍遙玉女山

挽袁鎮

名筆記新塋何須更乞銘空山有琴瑟有子足門庭死
異十年遠歸同一穴寧鄉人指餘慶書氣發林垌

挽孫常州寺簿

嘉二首

蚤宦早收還相從溪與山身曾五馬貴心自一鷗閒留
訓金籛外尋盟貝葉間手銘平旦事打破死生關

自作墓誌

死而

青春到白首膠漆更他誰
話別水亭酒斷章山驛詩
平生今地下後死獨天涯
執紼萬官山路欲前筋力衰

挽范節榦應發二首

君墓我其銘誰知不盡情
半生萍梗過晚歲栢松盟
輦下清相諗兵間老共驚
芙蓉堂在否芙蓉堂乃舊京同官所居回首

淚縱橫

去秋言別時執手水之湄
猶移春風會那知夜壑移
鬣

封期已薄眉案死相隨君可無遺憾其如我自悲

挽董監鎮

宿善有如君幽銘豈溢言何妨儒鵠弁自可客龍門瑞
竹松根見鼓編手澤存壽終無一憾更是好兒孫

挽史允叟公升慈母王氏

彼美蘭儀盜粹溫誰知肅肅範圍門生榮夢視金花誥
死暝培成玉樹根中一耐嚴家稱禮終三年制子權恩
母尚在允叟生我來欲送銘旌路客病栖栖悵莫奔

挽王開叔桂

裔自三吳秀四明士林著不盡崢嶸江淮遊覽詩隨氣
鄉里推評寔過名最是與梅相契友翛然易簣了平生
北風飛旆余山路消得悲歌薤露聲

挽張正甫二首梅垣

別來倏忽一周星君住家林我泛萍到處逢人問梅垣
有時見夢說蘭亭自怜倦翼歸遲暮已報清魂入杳冥
多少微言今已矣義難辭處寫為銘

河汾坐下舊諸生拔穎叢中學早成公相品題文價重
鄉人辟易義風清本來雲雨蛟龍志老去山林猿鶴盟
桂子不須坎上荷此名原自不爭君

挽校書郎方公夫人

有美女中玉來嬪天下魁心無慚藻澗眼及到蘭臺欲
伴行春樂俄纏畫哭哀誰知餘地在五桂總翹材
七十七年春斑衣堂上新魚軒宜有晚恙枕竟無晨空
感通家淚難隨執紼塵望雲飛老鳩聊聒薤歌人

挽卓生甫有立二首

風雨瀟瀟境山林落落姿貧清似玉嗜學苦如飴世事
兩顰送古心諸老知家庭多手澤幸有寧馨兒

袖携文滿卷下問及深衣

自作深衣述來求序

擬議金難訂

中間有未

安處未曾著筆

稽留壁未歸重逢何日是一夢已人非宿草自

春處老心東向飛

挽族父承務郎衡之銓三首

人物瑞丹霞脩然絕點瑕寬心無厭客急義不謀家一

室琴碁畫四時風月花晚來滿山菊消得澹生涯
庭桂出心根天風香滿門初封緣子貴上壽稱君恩正
爾需三釜胡然夢九泉有餘無盡澤留下長蘭孫
當年延桂塾承乏愧無能以子視宗族如家安友朋春
風文字酒夜雨誦絃燈古首淒誰續心安淚欲冰

墓表誌銘

前妻童氏墓表

奉化陳必大

先生乳名

妻童氏諱尚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

高之女生于嘉定丙子閏月己酉年二十有六而歸余
淳佑壬子產男後一日卒實十二月乙亥得年三十有
七子男一四日而不育女四婉閨清兒兒玉皆不期而
殞家北一里許乾山引臂直鄭壘西秀勢結束可愛君
嘗指其左偏謂余曰異日宜于此同穴寶佑甲寅正月
壬午以其柩窆從夙言也君婉而正敏而靜父以經學
師一鄉母為忠肅陳公之孫有懿則君周旋禮詩中習
與性成君之黨與余有連先妣早識君愛之言于先子

先妣歿先子以其意且再世交遊契因為余請婚既歸
事舅孝敬以不逮姑為恨相春秋之事親滌濯篋簞
勞極勿懈處貧以禮閨房間甚相諧熙每聽余讀書歷
耳了其大義頗閑筆札不輕一字于外余多遠遊持家
條理先子寢疾時病產未信宿力起奉湯藥饘粥食不
時夜不解帶殆五旬君素弱由是益多疾病輒難療遂
以夭折嗚呼先子垂殆目予曰汝妻善事我必善汝助
承我宗事其無憾君之垂歿曰吾病不可為矣遺子以

男庶有不亡者天乎君遽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既不能
使君壽又無以慰君後翳余無良忝先子所命尚忍言
哉及葬刻其概墓上

董應之墓誌銘

馬少游稱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不求苦盈餘
鄉里稱善人斯可矣予嘗嘆服斯語而于里之人得樂
憲董君馬君諱天麟字應之性穎悟氣爽豁讀書有根
據為文若不經意而脉理聯潤枝葉條暢早歲從遊及

見諸老文憲時為晚後鋪說見者心悚每大吐咳唾所沾者過多遇而已輒黠或嘆嘖之其自處則泰然安居僚貧樂與朋舊接盃酒飭羹溪山勝處留連笑咏明日事不暇問也中年多病閱伊黃書有得故自號曰樂窓景定辛酉之十月己卯忽寢疾呼家人曰時至矣無以藥擾我遂歿生于淳熙乙巳得年七十有七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吳繼潘子男二子龍先三年卒予龍後三年亦卒女適某孫男衍道於菟余視君父執君折輩下交

相得甚深非流俗詡詡笑語者比行道將以咸淳己巳
八月壬寅奉柩葬于靈石寺東之山來請銘銘曰學之
博心之綽身之約壽之獲嗚呼善人不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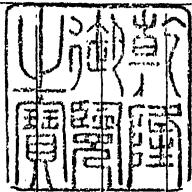
樊君復墓誌銘

人有不遇則求之于理理所難言則委之于數此不得
志之士而無可如何者之言也然惟委之于數而理有
難言人自可必此又晚近之所希而吾人所深敬者也
嗚呼樊君而已止于斯君諱邦獲字君復其先翁州人

自高祖監察御史良忠公徙居沙堤遂為奉化人曾祖
汝英祖繕皆不仕叔祖紱以明經考選賜免解進士尚
咸寧郡主父康之嘗從朱子晦菴游學者稱為翠屏先
生二子伯邦道以文學稱君其季也君幼即端莊長而
能立與乃兄博通經史宣猷樓公號為連璧夫何言行
孚于里老而身名卒黜于有司命也夫人莫不以為君
惜而君處之泰然無怨尤憔悴意求之于世未易數數
然也嘗憶樊君與先子言曰吾人貴自盡苟得非所臧

此其人為何如人吁文行若樊君使其奮守天衢羽儀
王國以為邦家光誰曰不宜而卒不得一官以歿理尚
可言哉雖然君有可信之理而過莫憑之數則亦聽之
而已矣又何必為樊君戚戚也君生于乾道壬辰正月
人日得年八十一歲卒于寶祐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孺人竺氏子一名伯撫以賢才擢直學士院孫男一人
名桂卿今某甲子以柩合葬于公棠山之原友人伯撫
以銘請予與樊氏兩世契誼不得辭且其人固有足銘

銘曰嗚呼樊君厚德嗇命揆理非宜維數有定我銘樊
君塞也非病



本堂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九十一至
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墉

膳錄監生_臣周銓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九十一

宋 陳著 撰

墓表誌銘

吳伯立墓誌銘

吳氏居越之新昌之疊石初自延陵徙世潛德厥後秀
發諱直字伯立自號桂山者與余有連咸淳癸酉秋予
懼曳衰走京師泣以告孤不孝先君歿已九年有故遲

負土事至今日距家百舉武名西園命龜食將以十有
一月甲申奉其柩寔敢白以狀曾祖汝能祖邦偉父灝
桂山其仲子也方直凝重本于天稟奉親孝事兄敬
訓飭子弟必先行義居無妄嬉笑常如父師左右日用
應接進不竭蹶退不施勞條理自聚常留滯浙右兄弟
析財于家歸而一不問獨于祖宗墳墓時節展望屬其
族若宗相與善守告語良苦輒垂涕洟至有三百年之
梧櫟藉以不犯柯葉過者皆知源流遠焉後寶慶間邑

率托經界規益賦額君嘆曰吾鄉不堪命矣倡訴不遺
餘力事寢田里以安素不交外事及為義則又勇決過
人學文于迂齋樓先生多交名勝議論有根據詞藻化
捷尤長于賦意味雋永音節均諧一時輩行推重潘公
遲圭秋闈鑒裁精明投預賓薦僉謂得人上禮部乃受
黜入太學未幾遭母喪毀瘠風乘之痺卧閱十餘載終
于咸淳乙丑閏月甲寅得年六十有七娶澧教拙菴王
公之季女男四灼後其父四年卒煌耀士衡女一適進

士宋士特孫男五揚祖振祖極祖授祖鑑孫孫女三俱
幼余讀其狀既耀再拜曰遠日薄孤不能從君子乞一
言詔來世後死何以見先君于地下敢以銘請余辭請
益固乃為之銘曰身之藏家之鄉文之昌州而庠止或
尼之命靡常哉者培之方來長

張正甫墓誌銘

蘭亭王先生開講帳淑後進筭集走千里叢穎化捷文
會為一時最盛凡秀于列相先後登名入官類有以自

見于世雖余不敏晚亦僥倖張君正甫衆所敬許乃獨
偃蹇不達余適歸自行朝其三子曳衰踵門慟既告曰
吾父與子為知心交死矣葬有日敢以銘請嗚呼余忍
銘正甫乎然不得辭君諱錯正甫其字也生于嘉定四
年十二月己卯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居奉川之高峰君
立身不隨用心近古平居聲色不形意所欲為條理自
密出而宗族而鄉黨一以和相接遇有違義勃然若已
失起而正之惟恐不及羣從間罹死誣事焰甚火烈無

親疎皆辟易遠避君則勇不顧身執理排解聞者嘆服
以為難能里有遺藏金者萬計輒以屬之君俛而唾去
此物何為至于我清風到今凜凜家本僅給食苦於乏
常如有餘者自奉素薄惟延師教子弟設醴致饋久益
勤以厚詔歲進取之人置登雲課社相與新美其財氣
勞費有不暇問君長于賦視物為體勁麗婉約各中其
則丞相西澗葉公見所作每以遠大期試于泮宮多占
首選郡博士欲屈致為職事重笑謂階以行志自有分

內科目在安用此為及賓興有司校藝異見者角抑班
待補生上庠復不利君于此知有命矣家左右佳山水
手植花木映帶老耕陸公為扁其室曰梅垣君不善飲
而善飲于客客至菜酒留連必盡歡而去雋永間中光
寫為詩滿卷卷首又大書非禮勿為四字以詔諸後觀
其所樂所存有未易量而忽感痺疾江西倉使黃國史
震知君理學有詣虛臨汝堂長以聘時以病不克行終
以不起娶陸氏大師陶山之裔曹娥監鎮之女生于嘉

定三年十二月甲戌孝事舅姑于君甚宜自隨有田廬
券謀諸君曰將以與吾君之後資事奉君犁然當其心
即卷而復之相成以義如此亦可敬也夫生三男某某
二女子長適同邑董繼宗次適鄞之陸愈氏以咸淳九
年二月卒葬于方家衝之原君之卒後一年德祐改元
六月己未也將以二年正月癸酉合葬銘曰業信于友
而嗇于名善稱于鄉而尼其行維天之命維心之亨維
後之人尚篤其成

徐君攀龍壙記

徐自裔出偃王繇衢三徙至越家蔡山先君諱攀龍字
麟闕曾祖諱暉和壬寅捕馘妖寇有功補承信郎祖諱
仲才以淳熙丙午太上皇慶霈授迪功郎父諱闕字居
仁先君其第三子也生于紹熙癸丑十月十四日娶陳
繼燕鰥居有年歲辛巳十有一月初八日卒于正寢得
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應蜚孫男一某先君幼自敏靜業
儒自拔初習聲律中學易簪笈千里見聞日廣議論有

根據文從其意不計場屋利鈍以是輩獨偃蹇知者以
老文學稱之嘉定間武岡之綏寧縣新學虛教授員軍
維條帖先攝聲聞甚休既而浩然有歸志功名置不復
問芒屨野服日與隣里父老相爾汝人莫能窺其際親
戚朋舊時節訪逮觴咏山水間留連浹洽有重于別去
者自樂其樂而與人為樂如此其事親孝謹其處家勤
儉其應事接物寬平無競情味深永晚遭世大變門外
風塵瀕洞此心泰然不為動彼有力輩亦過而不忍犯

徜徉數載以上壽全歸皆學力老成之驗里之大竹園
之原距家一里而近治命我死必于是乎葬謹以甲申
十有一月用襄大事嗚呼痛哉孤哀子應蜚泣血謹識
前朝奉郎太學博士陳某

蔣質甫墓誌銘

蔣氏始自毘陵徙鄞世儒科登撫仕望吾鄉最久忠肅
陳公嘗扁其堂以連桂其後人將作監簿曉交余為深
他日其兄之子晉孫袁經拜于門曰先君死將葬敢援

契以銘墓請狀曰先君諱文字質甫今為奉化人曾祖諱榛祖諱浩父諱琮先君幼無他弄嶄然有讀書志壯歲試藝成均一不利即退而自脩許其人為鄉善人專心教子塾而從師取友以遲其有立家條理井井出入財物以宜昆弟無違門多賓客燕豆從容聲氣休休如也聞一善喜溢于顏其不善面折不少借事有便于眾者任之已而勤其成年飢必倡義賑恤人賴以安里中由是皆畏懷之暇日于陰陽若浮屠氏書類涉獵得其

要晚歲自放世外臨觀嘯咏陳君某林君某及弟監簿
其與也居近玉女峰擅一境之勝遂自號勝菴且曰吾
歿當于此乎先君生于丙子五月十二日歲次癸未家
人以是日奉卮為壽甚歡少間曰今而後無以時世事
聞我我死且有日至十月某日之夜分召晉孫等前曰
吾其逝矣請後事不答危坐而瞑嗚呼痛哉享年六十
有八娶同里沈氏子男二晉孫泰孫孫男四可僧如僧
足僧尚僧既殯家有故越五年丁亥十有某月之癸酉

始獲奉柩歸于治命之地余視狀既辭其請進而哭曰
孤惟親有善無以永來是不孝以銘稱而子不我從是
重孤之不孝也請益固乃為之銘曰進也自尼吾遺吾
嗣退也自力吾篤吾里以素其生以寧其死玉女之岡
茲盟百世

故節幹范君墓誌銘

四明素多士山川氣分前輩風流日以衰落尚其如吾
友范純甫者幾何人哉而死矣他日其孫鶴孫曳衰踵

門曰鶴孫大父善于子葬且有日敢以狀請銘余執而
哭之不得辭君諱應發純甫其字也慶元府昌國縣人
曾祖庠祖希顏父鎔前迪功郎滁州清流縣主簿君早
孤母趙氏力貧教其子資之師從不遠千里文聲藹然
旁魄再賓秋薦晚始第名奉官授迪功郎嘉興府崇德
縣縣尉縣當孔道吏饕民罵號最難治本之清苦推以
果達當路才之叢難以委摘奸鈞隱寃滌滯疏間抱牘
立臺府下相可仡仡不少動于門大書云更無私入路

常是大開門憲使李公庾行部見之異下車訪問隨事
敷答無遺餘曰此非神明尉乎即路騰剡唐公震繼之
與郡守俞浙漕使許公自爭出我子趙公孟傳檄入幕
家公鉉翁伏其幹辦臨安府節制司公事厄于時志不
克竟歸老于里吁命也夫君平生嘗篤於其所知不以
世故遷其有不辱吾類容明氣揚稱道不離口其有過
雖夙所敬說必面折不以情隱于家東偏闢一室放忠
宣公遺意曰著作林家燬並其先人墓以居號小范既

而買屋城中圖史左右日有手抄惟意所可曰自足記
交游既廣客坐無虛頃觴咏留連率竟日乃去蓋其心
曠遠蕭散所適皆樂如此君生于己巳五月六日終于
戊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八十娶陳氏端懿靜
和賓敬盡老越明年十有一月十日亦以壽七十有七
歲終于內寢子男二長逢甲漕貢進士先君五年卒次
埴後其姻親馮氏前承信郎女二長適前禮部進士趙
嗣鎮次適前迪功郎趙嗣銓孫男一取埴之子鶴孫是

也女一適趙必聖君蓋棺甫半月延燎垂及鶴孫亟奉
之出叢于奉化縣禽孝鄉馮氏墓廬山之陰為道士塋
君治命我死于此乎葬已丑十有二月甲申啟敢以陳
氏柩合葬銘曰學以成名而遲于成仕以行志而嗇于
行維壽則豐維心之亨式寧其歸尚澤雲仍

陳次賈墓誌銘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艷于名而實斯病觀
者感焉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

我門下皆當世大老亦可敬也夫君早悟授業于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遇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為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焞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二十年嗣而李公曾伯姚公希得馬公光祖更任西北寄類虛賓席引以自重草檄飛書贊籌決計芒屨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武級績階至訓武郎歷仕居多非其本意畧而不述

君平生襟宇夷曠洒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
于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
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
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間無貴賤耄穉各得其歡心晚
從江間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
戌得年七十有五
是年旅櫬東還八月庚申封于上管
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享世隱
于藥娶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長自次特立孫男六

人似翁印翁文翁興翁桂翁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
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予誰屬
嗚呼予于其死其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于請銘而
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不拘拘于售名而名之歸
也誰爭不屑屑于行志而志之得也自身傲睨乎軒冕
之艷遊戲乎翰墨之清擅光景而消息寄湖海以死生
有下馬于雙溪之塋請觀斯銘

馬千里墓誌銘

余夙遊越道四明山中知有馬千里以儒名久矣他日
曳縵者踵門手刺曰馬行可入而叩之即千里之子也
拜且泣曰先君歿已八年故猶在殯今將襄事非得當
世君子一言責其坎孤為不孝敢不量疎遠冒以請余
念人之子能為父乞銘關世教為大矧余昔所聞名亦
非漠然無從乃閱所狀而書其可君諱之驥千里其字
也曾祖某祖某父世力負本負長稱所居萬峰抱平水
清土握秀而生君果崛奮銳于親師取友涉經史穎悟

有得氣萃律無時世妝詔歲入場屋衡文者類落落試
輒黜曰是有命焉要不在我暇日景物逢迎長歌短咏
不以律自狹放乎游戲皆其天趣鄉望孫公戎監府卿
伯季廷魁方公授闕余之進甚洽山棚盜弄井里凜有
魚肉憂仗義剪滌事既泊如也若未嘗親患難者而人
德其勇晚年揮手風埃黃雞白酒青鞵布襪與猿鶴爾
汝綽綽有餘樂俄寢疾精神如常諸孤在前命易簀而
續已屬矣庶幾達于生死之際生于辛巳四月十七日

卒于丁亥七月二十八日得年九十有七娶王氏子男
三長即行可次立可載可女一適里士卓某孫男某女
某行可等于甲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窆于王巡撫
乾山之原嗟乎世遠道散死而可書者幾希有善于彼
皆足為方來勸其可不銘銘曰志足以自拔而名之嗇
也奚愧氣足以自任而義之比也奚議我銘其墓尚百
世之後信于其里也

吳誼甫墓誌銘

古道遠人心浮都善譽者幾希聞有一焉則心識之不
忘越之餘姚吳君誼甫其人也間而其子埏曳衰袖狀
踵門曰埏不孝吾父死矣非得當世君子銘無以葬先
與前忠介唐公震前太史黃公震為三友唐公既為先
祖銘其墓黃公又為吾父表其義二公云亡惟先生在
敢徵其所以敬請余審其父之震感其子之言奚辭焉
乃書誼甫諱自然曾祖松年祖某父一之迪功郎君生
于嘉定癸酉八月癸巳蚤從前中書高公夢月游敏學

多文淳佑已酉薦于漕上春官不利即退處自號雁峰
隱人日與朋舊觴咏盤礴家世出粟賑鄉井推而廣之
益力黃公于庾臺上其事于朝立坊曰高義丙子鄉鄰
盜起隻手扞衛境內賴之安歲丁亥杭越民病貴糴空
所積平其直先率之瘠捐以甦省府之錄用儒流之狀
舉人所歆艷君揮手謝去曰吾行吾志而已豈藉此為
捷徑耶邑庠舊窄偁夫子殿亦未稱若曰教化所自出
因陋就簡非所以尊本乃規乃度輪奐聿新浩廢已出

不計也前尚書王公應麟喜而記其事此皆生平大概
君介直而出以謙和寬博而行以勇決事親孝居家肅
待宗族親故鄉鄙皆得其情耄而視聽聰明步履輕強
他日燕坐笑語如常俄而脩然而逝其有得于壽終者
如此時乙未十有二月癸亥也享年八十有三娶朱氏
先八年卒子男二長垓前承信郎監呂城鎮蚤卒埏女
一適忠介公之子簾孫男三鏞鑰同祖女七長適前邵
武守陳公煥之孫次許適史忠定越王之元孫暉孫餘

尚幼曾孫男三洧灝濬將以丙申十一月甲申奉柩附
窆于鳳亭鄉雙鳳山祖墳之域銘曰有鄉里焉惟已之
視有子孫焉維心之寄維壽之豐造物之公豈其偶然
一笑而終雙山之原有崇其土過者式之是為高義坊
吳君之墓

應長卿墓誌銘

花厓吾友應君長卿諱震伯所自號也世居鄞通遠之
密岩曾祖琮祖中義父詳之君早悟少依外家杜氏學

長從西軒黃先生受詩深得本旨眼空流輩謂科名可
拾取試乃輒為異見者黜不自沮業所學益力間作花
厓書院藏書五千卷延良師教子姪且將就恢拓之以
來遠遊規授其弟仲謹功未半仲謹死時艱乘之莫竟
其成有識者舛望儒臺聞其賢以耆儒聘歲率多留鄉
校揮麈落筆中有溪光山色清動左右朋舊樂與之處
每以別去為難家有來青館濂愛軒卷勺亭挹甕園游
息藏脩暝寒晴雨各適其所光景逢迎一有佳趣寫之

于詩時無縱逸手抄及十四帙曰我死而斂當以附性
直氣盛不能佞人亦不喜人佞不欲負人亦決不為人
負晚逢百罹隱約自全偃仰傲睨未嘗為門外叫囂且
隕獲鄉曲亦賴以重平生康強不餌俄感寒疾戒家人
勿禱非鬼一日早起下牀指所藏書囑囑垂淚詰旦而
歿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一文明
孫男二在孫佳孫女三安娘勝無可無卜戊戌九月二
十五日巳酉舉柩葬于桃源鄉蘇山之原從治命也文

明衰絰踵門以銘請予以友誼不得辭乃為銘銘曰氣
揚揚其矯欲張兮孰使之黥焉以翕文源源其浩欲出
兮孰使之無所于人性也有命兮惟遜之嘉命也有性
兮奚坎之習夫既已於此乎有得兮庶幾乎歸全蘇之
岩嵒嵒兮尚花厓之可挹

本堂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九十二

宋 陳著 撰

胡應之墓誌銘

剡素多賢余得友忠介唐公為深公死矣尚友其高弟
胡君應之今又死其子師純乞銘其墓義不得以耄辭
君諱泰來應之其字也世居越之剡溪曾祖某祖某父
某君生于紹定戊子早悟卓立時忠介公古道自任師

表後進君執經受業以明善誠身為本相與劇切又有
毛君振王君濤屠君高諸賢故所詣者粹事親則篤學
以養其志正家則自治為妻子先靜默謹重聞義則躍
然以興人皆賴之質直寡語心有所契生死患難如一
平居若與世忘天下事于胸中自了了君之王姑適太
師王衛公實生二子長某公以元老位辨章次華甫為
時闕監司不以親戚卑行視君款密敬信有法家拂士
之益鄉達御史俞公折意氣相求出流俗外國史黃公

震見之曰古君子也逢人稱道不離口里友倪名闕先

父死貧而病無以葬君走京師主忠介公身任其辦而後已盖所學非徒體而無用者比使其得志儒者之效當有白于世而一薦不第命也然立其在我推以與人于名教未為無補吾夫子所謂是亦為政其殆庶乎晚年及見師純等克世其學山林菽水足以自樂識者急親典刑相先禮聘避堂以舍既而病瘳還家至丙申仲冬癸未終于正寢得年六十有七娶屠繼吳子男三師

純師正師晦女一適某公從子楫孫男浚浦津明年仲
春庚寅諸子奉柩葬于方山之詩庭銘曰學得之師信
乎君子行脩之家行于鄉里亦既薦名卒窮以死死而
不忘子濟其美我為之病嗚呼無媿

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

吾里史蒙卿景正端士也他日為其妻求墓銘辭至七
八請益哀不覺為之三嘆關雎化遠內則安在間能自
信力行彼流俗不訐則訕于是難其人今如氏而有克

相其夫其可書也已氏諱德正字適道曾祖恕將仕郎
祖增迪功郎吉州吉水縣尉贈朝議大夫父合朝議大
夫將作監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其故尚書左
丞楚國公佃之次子淮浙發運使贈少師自越之山陰
徙鄞氏宜人林氏嫡出也童龀能讀書了大義以名閥
素風婉婉自則父母鍾愛之心不與凡子獨善坊子弟
森秀景正早擢世科方議婚挾聲利艷耀者搃搃手揮
之去有以氏之女德為言意獨契既而請盟匠監公亦

喜而曰可為吾德婚矣歲己巳歸于史氏進而盟饋動中儀節見者咸許其知禮姑太碩人在堂適所則下氣怡聲以暢其敬凡所服非手出不敢慢奉姑以悅時如婦高氏為敏慮公家女夙以帥禮聞樂與氏相觀為善亦益自飭厲四時潔蠲凡事必身先之母敢敵偶從夫以正為順朝暮攝衣必莊餘二十載如一日御膳侍未嘗片語醜詆閨闈自肅視諸子嫡庶無間慈愛之中誨督行焉延典刑士為師如事尊章愈久愈篤門多古道

交曰是有益于吾夫若子者留連燕遇安而忘勞推而宗族而親黨及流離于此土地貧無以生死無以斂且葬不以力之有無先入其心必濟而後已善藏其用以成其夫之賢于婦道得之矣中遭時艱僦隱東湖感疾歸故里就鑿勿瘳自知不可為語其夫曰不及終事吾姑吾母矣教諸子謹毋辱先語訖而歿庚寅八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四十有一子男六壁孫鑒孫空孫臺孫坐孫延年延年生月不育女五伯拴適奉郎天台葉揆翁

仲忱適金華潘世演次幼亡次二尚幼有故某歲某月
某日始克葬于陽臺鄉之穆嶺嗚呼氏與景正倡隨之
義可謂相宜永訣何時畧無兒女態唯以養姑與母與
教子為囑生前之心身後之遺有大于此者乎吾知其
當有後矣銘曰維德之懿維夫之視維夫之賢是信于
外淑哉夫人生于名門嬪于君子獨善之孫樂于相成
亦孔之懋胡不偕老而短于壽而有以長夫又奚傷其
安其藏山明水香

上梁文

建里域三石祠上梁文

甲申九月初一日戊子

幽則有鬼神久託叢祠之奉易之以宮室盍新嚴毅之
居大為規模永鎮田里我三石廟靈感大王精氣所會
妙用無方茅渚以西柏溪以東提封疆而甚廣焚塘之
南石邱之北得形勝以獨全仕宦者騰達鞭靴農桑者
登盈絲穀商賈之交易以貨工技之四馳以能是皆陰
藉於扶持不可明言其信向載瞻廟宇多歷年華左柱

右撐凜欲壓羞毛之俎旁穿上漏幾莫容麗牲之碑鳩
集衆謀龜正吉向天闕地軸新開之面勢彌良月斧雲
斤巧斲之手段爭進如斯飛如斯翼美哉奐美哉輪庶
位貌之妥安免風雨之凌震今茲一舉可以千秋靈皇
皇兮既降紅音本依人而來舍祭洋洋乎如在當飲福之
充庭某等梓匠者流朋梁斯舉輒陳善頌仰瀆神聰
拋梁東山捧義輪上碧空此是陽和開動處嵩溪日日
受仁風

拋梁西一水從來古剡溪清氣分歸書比屋餘波流入
稻千畦

拋梁南平野蒼烟山翠嵐景色絕佳分萬狀豁開門戶
大包含

拋梁北萬疊雲峰屏擁屋坐收氣脉做陰功安靜和平
無盡福

拋梁上棟宇軒明神氣旺勅封次第下雲霄慰滿鄉民
翹首望

拋梁下一日數里枌榆社神歌堂上有肥牲靈應門前
無過馬

伏願上梁之後鐵柱擎天璇題絢日簫鼓春秋之燕享
香燭朝夕之潔蠲和氣薰蒸生意拍塞官府有條有理
絕狐號魍舞之囂鄉閭相友相扶同犬吠雞鳴之樂

代慶元府天寧寺起大殿上梁文

戊子三月
二十八日

三世如來變現金身雖無往著寔相十方去處興崇寶
殿是為供養道場況此天寧甲子雨水茲重新于棟宇

庶永鎮于鄉關我佛來自西天化行南部蓮花座上是
處處放大光明蓬萊域中要人人善為知識堂頭靜慧
大禪師十年卓錫再世開山大門庭只靠脊梁刼風不
動好規模盡出心匠立地便成為焦土洗灰塵就法界
展圖畫黃茅白葦轉為一片之金砂碧瓦朱甍飛上半
天之玉界何止叢林興復舊觀亦與檀家封培福田某
等忝裔般流勤工闕雙騰駕鳩衆齊聲

拋梁東觀音坐處六鼇宮是中黃面老師父日日受他

清淨風

拋梁西四明山翠揖璇題
歸然環闔中央起回首諸峰
不覺低

拋梁南正對天台第一尖
天濶風高好光景大阿羅漢
日來參

拋梁北坐占江南安樂國
佛光直照五臺山萬里山河
都受福

伏願上梁之後諸魔不作
四大皆安衣鉢無私伽藍證

明而起舞鐘魚有氣閣梨觀聽以來歸翬效靈而飲食
豐盈鼎宣力而材料充溢隨取隨足了未了緣與常住
佛常住僧圓就妙莊嚴之域以大法螺大法鼓贊揚衆
歡喜之功普報信人同歸樂土

三石隄水疏

伏以廬居族處莫如三石之浩繁雨橫風狂其奈一溪
之衝突洪濤泊岸濁浪排空官途既已全虧民居猶其
可慮何待患于日後當知害于目前倘非為吾魚之先

憂誰能必商羊之不舞是用大為隄障庶各保厥安全
七八月間集幾千工見幾而作數百餘家無一二恙不
日而成請便揮毫告毋靳色謹疏

代天寧寺起大殿疏

報恩係四明甲刹平地上突起山林正殿坐三世如來
半天裏翬飛棟宇無奈劫風扇燎盡隨烈焰歸空數百
年好介規模幾時得復萬般事在人手段有志竟成然
次第發頭又須同共出力輒持短疏遍叩高門便應喜

喜歡歡贊助不問多多少少信手抄題檀諾才上毫端
屋圖已掛眼底丹楹刻桷要化為寶梵天宮斷礎頽垣當變
作金沙世界鳩工正浩龜吉非遙舊管取以重新衆人不
妨快靚以已財布施此第一大處因緣當面佛證明有
無限福田利益闕本寺況清焦塵起造正殿規模廣大
費用浩繁全伏信人共成勝事者

代上乘寺主僧一乘修大殿疏

本院大佛殿年深屋老欲行修造全賴樂成勝事某伏

以上乘院無多基業專靠衆緣中央殿好箇規模知更
幾代來者付日月于玩愒聽其為風雨之震凌上漏旁
穿幾莫容于金像東柱西撐豈不玷于寶坊如更苟偷
儘見狼狽今將發頭修造亦曾到底思量鐘鼓裏百應
百酬已難日給瓶鉢中一點一滴那得河成能無方外
信心要做佛前勝事然使我不明以告則在人如何得
知善果善因切勿當面蹉過大根大量要即開手抄題
或倒橐金或捐廩粟便可以尺水起大量何妨把衆毛

為一表畫棟朱甍將飛騰于天半丹楹刻桷當新美于
日前庶無負布施之喜歡有不可思議之功德古茂林
改觀諸檀家皆有晶光老閣梨報恩一粒飯亦須回嚮
謹疏

代淨慈寺修屋干洩董伯和抄助疏

丹山西畔是小淨慈最為佳處翠堂後人是大檀越况
有夙緣一入寺門便見功迹眼中突几百尺樓壯觀無
前耳根分明萬石鐘響聲在外是先世以願力建造雖

劫風無纖毫動搖第餘者或敗壁或頽簷甚而為荒基
為廢圃法雨堂最廣已岌岌乎支撐慈雲閣頗高亦僅
僅乎完葺左邊日用等屋右邊清班諸寮三百年圖畫
之區半為狐穴四五替住持如客誰顧菟裘芟芻承乏
此來擔子推去不得硬欲為祖師爭氣暗自與伽藍合
謀豈無他人不如熟悉做因果事但是一家繼繼承承
發布施心便是十分歡歡喜喜即可開手抄注免得回
頭較量白頭僧鼓舞而東黃面老證明于上雲斤月斧

立須換舊添新雨鐸風鈴也會贊功揚德上可以光香
火之宿奉下可以遂詩酒之勝遊如袁蒙齋與陳習菴
留題不妨鏤齊名之版如沈瑞憲為宏虛谷看語當再
立起廢之碑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代天寧莊善交掌才求山長疏

天寧報恩寺本寺主小職歲一更新閣堂廊舍
等是燃燈周遍供養若有善信發心助緣功德
無量者

伏以天寧寺為郡城甲刹衆所欽瞻世尊殿及堂宇兩
廊等須照耀老和尚主香火壇場已久小比丘領燈油
職事方新皆籍檀那同成因果譬如伸手不見掌要消
黑暗障魔莫道發心強出頭共做光明功業開口告人
固為難事即心是佛自還作家便請抄題不宜錯過若
如來若菩薩會向燃燈證明善男子善女人均受捨錢
回向利歸常住福不唐捐

代天寧寺起大殿榜

本寺昨因市突不戒燎焰旁延大厦一空焦土
數載今欲建造高高殿宇不是尋常小小規模
仗衆緣樂成勝事者

天寧在城中為大琉璃殿宇本與日月爭光風焰從市
上飛來金沙世界化作烟塵滿目過此者竚而噴舌當
之者食不下咽千萬間固未易成四五年亦要旋做前
門是如來門地僅此一新中央為三世尊道場難又百
倍本盂鉢盂裏自抽自摘爭奈土木費無際無涯凜如

捕風何以填海而況約之閻珎之橐已大會于良工跂
斯翼翬斯飛將增煇于舊觀既不可一鍬掘井當用代
衆毛成裘富貴門視外物為輕以玉底鵲修行底知多
錢是毒呼錢為蛇只盡歡喜發心却以布施受福釋迦
佛主看家家戶戶湊合將來靈山會上當子子孫孫受
用不盡

代榆林祠誦蓮經榜

三界二十八天至華藏人人有緣六萬九千餘言是蓮

經字字說法雖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須知因生于果
果生于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佛諸菩薩便放
光明我等住古榆林自要做小天竺念念西方極樂國
不廢晨香夕燈口口南無無上尊以報煖衣飽食謂此
大乘七卷將以普度衆生汎掃當地神祠會集如雲社
友琅函貝葉妙莊嚴日月交輝寶殿龍宮滿虛空神通
變現頓足投體而歡喜擎拳合掌以皈依湧梵潮之合
音吸甘露之同味禮紫金像也只禮得虛皮見白毫光

方是見得本相直截向上莫要回頭坐中必有信人噴
花香于暗誦林下豈無仙叟出茅菴而諦聽大開清淨
道場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好事莫做聞
事看今年更有明年在今我此衆的自靈山上結會
將來所以者何要從法海中淘洗得出

代保安醮青詞

天無私覆常鑒微忱人有夙祈敢徵餘福敬宣綠簡仰
瀆紫霄切念臣昨為臣妻歲逢甲子塵凡之質既難免

于愆尤陰陽者流謂適交于運數良深恐懼爰叩扶持
曾未幾時乃致妊娠之應至于今日將臨誕育之期關
係非輕皈依惟切恭望愛心密轉生德昭臨子母團圓
獲遂下愚之願室家和樂相安大造之中

又

上帝無私溥救羣生之苦下愚有急嘗傾三瀆之誠隨
感而通敢忘所報伏願至仁垂鑒宿歆告圓臣妻娠孕
已成月辰將及痛念嬰兒夭折幸再有于胚胎願如釋

氏輪迴見本來之面目皆出生成之造實深歸戴之忱

本堂集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九十三

宋 陳著 撰

青詞

代前人還父病許醮青詞

天佑下民難施仁于不報子承先志豈遺歎之敢忘寅
奏綠章歷陳丹悃切念臣先父臣年衰之際氣瘡而危
大命有期固難逃于正斃私情自迫猶欲保于餘年爰

申祈叩之忱冀獲扶持之助奈何數定竟以病終父諾
當酬此則微臣之責心誠徒積其如多事之遷茲方遂
于吉蠲庸敬償于夙禱恭望玉虛委鑒珍駕來臨高以
聽早既畢前人之願平而為福尚徼洪造之恩

代長沙謝火醮青詞

皇穹垂佑常從至急之情回祿為殃隨熄方燎之焰寸
衷欲報大德難名切念臣蕞爾小材濫茲重寄放私心
而顛倒雖粗知非紛公事而應酬安得寡過莫追自求

之禍遂生不成之灾始燎貢闈旁延編戶炎炎大勢豈
人力之易摧默默一忱冀神休之陰相果沐扶持之德
即收撲滅之功爰啓瑤壇敬宣綠簡恭望至仁矜惻顯
道鑒臨念變異之靡常况旱乾之可慮及時施雨早舒
就燥之防比屋炊烟常享無虞之賜

嵯縣上元醮青詞

大造為心常篤下民之佑上元紀節寔開終歲之功庸
飭青章仰披丹悃切臣念嵯之一邑地則多山田瘠民

稠艱食常如于歲歉土疎氣劣橫灾或起于時和况乃
臘雪之僅霑頗覺春陽之早雪宿麥及時而未長於菟
何物而輒來變不虛生動有關於行事咎將誰執知所
召之有由臣肅建靈壇脩陳法供伏願層霄孚格列聖
居歆樂業懷生倘相安于田里承流宣化或可報于乾
坤

又

上元紀節寔開錫福之端下邑藏祠就展酬恩之歎敬

宣綠簡仰瀆紫圓切念某猥以菲才冒馬試令昨慮祝
融之煽焰言護民居茲逢太皞之行春聿懷歲事既蒙
休之有日復徼庇以自今伏願顯道鑒臨至仁覆育牽
聯歲月倘百事之相安補報乾坤尚一心之自計

嵎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

日在婺女中夙紀祥于虹渚天錫皇帝壽預致祝于華
封爰飭梵儀用昭禮典今上皇帝陛下恭願乾坤同大
箕翼齊光奉以怡愉播唐元和之詩頌俾以單厚賡周

天保之雅歌

又

聖主間生嘉應純乾之會封人三祝福知皇極之歸皇
帝陛下恭願惟舜絕德繼文景光介福萬年並齊眉于
壽佛孝濡九有永錫類于生民

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

六陽應純乾之卦瑞紀虹流五福會皇極之君禮嚴
虎拜肅清仙宇仰祝帝齡今上皇帝陛下恭願大合乾

坤光齊箕翼體仁行德遠過堯舜之歷年寡欲清心俛
接松喬之久視

又

四月維純乾之卦夙仰龍飛五福歸皇極之君式勤虎
拜皇帝陛下德配皇王光齊箕翼廣成千二百歲聞道
則仙唐帝億載萬年奉親惟孝

壽崇節惠安寺啓建疏文

四月八日而生即心是佛億萬載年之壽與國同休用

飭梵儀永言母聖壽崇和福皇太后陛下恭願性仁以
靜福壽而多應地無疆衍坤元之餘慶與天永久享皇
帝之太平

又

四月八日尊佛當來下生億萬載年王母受茲介福虔
修梵唄預祝壽崇皇太后陛下恭願功邁媯皇德尊文
母蹌蹌濟濟祝均致于華封怡怡愉愉壽永同于皇帝

壽崇節桃源啟建疏文

壽崇慈極適際亨嘉福會真庭預伸善禱自天申命與
國同休皇太后陛下恭願聖比母任養諧子舜應天竺
佛誕之日降福孔皆望仙桃子結之年自今以始

又

太后怡愉處唐宮而永樂封人祝願望堯母以恭先俾
潔真庭式昭典禮皇太后陛下含弘德厚清淨福生雲
氣中間望蓬萊而拜舞仙源深處護桃實之生成

嵯縣供天謝雨疏

一切衆生方憂旱暵諸佛菩薩有大慈悲驅除魃鬼赤地之妖鞭起神湫騰雲之駕霈為雨澤遍及田疇仆者再植枯者再腴焦者復萌秀者皆實感龍天之布施就鹿苑以熏脩蘋蘩蒹藻之儀聊薦陳于一供黍稷稻粱之慶庶圓滿于十方

雨後謝觀音疏

三農勤苦不雨其憂大士慈悲從人之欲肯迂蓮駕用洒楊枝既霽霈以無邊可稽留而久外集大法螺大法

鼓奉以還山念常住佛常住僧報之無地

又

百穀垂成正賴雨師之終惠三農缺望忽逢旱魃之興
灾爰集衆忱仰邀真相興慈雲而障日激淨水之為霖
溝洫皆盈田里相慶是用奉迎真座回鎮寶峰救拔衆
生尚不愆于來日皈依三寶庶可樂于豐年

雨後謝觀音慰疏

七月之間而旱民命所關三日以往之霖佛慈可靠奉

迎寶座端坐道場有大神通油然雲沛然雨無量功德
居有倉行有囊

圓超寺祈雪觀音疏

生在閻浮提欲及時之得雪念彼觀音力果如響之應
聲大慈大悲救一切人無遮無礙化三寶地清煩惱障
生歡喜心有大神通更冀風調而雨順無量功德行見
時和而歲豐

代董似道還清醮疏

上帝無私高而聽下小臣有欲急而呼天連歲以來微
忱斯積室廬並麓偶水至之為憂塲屋踏槐凜囂塵之
可畏兼弱妻之多病且危惴之再陳俱藉陰扶有如響
應獨次男之莫保繫大數之難逃茲屆良辰敢忘初歎
庸潔蠲于私宇總修設于齋壇伏願顯道鑒臨至仁覆
育

代前人還聖齋疏

伏以諸天菩薩無障礙放大光明一切衆生以供養為

寔功德比因妻患中欲安身兼以次男四大之危共伸
聖齋二堂之諾三生石之結會夫婦幸全一滴水之流
傳兒孫為重奈因緣之不到而泡影之莫留茲不負于
初心用度脩于淨席伏願洒以法雨覆以慈雲妻某氏
善男子授胎易生易長女某娘惡魔王退舍無難無灾
官府之事不聞田里之業自足雖遭末劫世界如坐古
佛肚臍

代前人還白衣懺疏

若有善男子嗣續為心念彼觀世音感應如響某脩行
無分罪過自知有如不孝之身已入無聞之境亦生二
子謂可托于流傳不出三旬乃同歸于泡幻痛深舐犢
思切夢熊是用皈依慈悲頂禮懺悔惟菩薩救苦救難
結歡喜緣使善才隨念下生現真實相

代前人還蓮華經疏

一切佛化千百億身慈悲為主大乘經有二十八品功
德最多連歲以來微忱斯積夫婦之因緣偕老幸托慈

雲子孫之因果未收有如過電茲酬夙款庸集妙音伏
願世尊證明菩薩鑒照妻某氏倚蘭之茁女寄娘勿藥
而安口有蓮華香薰作一家之和氣身侶菩提樹生成
奕葉之深根

代前人醮斗疏

三月三日實開靈應之光九地九天均在威臨之內仰
邀黑霧僊控丹襟伏願駕在北方福歸南國龜蛇之瑞
常下濟于餘光熊羆之祥隨有孚于吉夢

代范景山追薦亡妻醮疏

伏以神聰高明下濟九幽之苦鰥居悽愴奄經一歲之
周敢瀝微忱仰投大造伏念臣某早娶趙氏言歸夫嬪
甚諧有鳳吉和鳴之好子孫為重無螽斯妬忌之心以
至處家未嘗敵耦值風塵之瀕洞冒霜露之奔逃山林
險阻之備嘗飲食飢渴之不繼矧二男孩抱視已出以
有加而長息夭亡于病間而大痛積成脰重適致腹浮
方且謂室廬一燬之餘久為羈旅雖身世百罹之際猶

有祖宗因弗憚于危途乃復回於故里棲棲況味謾寄
席于殘隣惴惴生涯將營巢于焦土憂勞交併沈痼已
增水火相成况胚胎于既兆風燈易燼與氣息以俱微
是皆伉儷之自知惟有消凝而無語豈不投于樂石終
難起于膏肓尚忍言哉遂永訣矣倒指青春之合奄十
有九年初心白首之同藏几成一夢茲以遷敢于小築
庶于齋志以薄償就啟瑤壇敬宣瓊笈伏願雲車臨蒞
天鑒慈悲濡以恩波洗滌生前之宿垢開其悟境逍遙

去後之遊魂

代里社祈雨疏

伏以田祖奏功在交秋之得雨旱魃為虐兼旬日以望
霓雖同里之中無所不求而從天之下未之敢應平疇
白穗猶間有于青苗高阜黃埃幾盡歸于焦葉農事失
今而何及民命非食以奚資嗟我羣生危于一髮是用
哀籲皇天后土徧禱名山大川延請龍神皈依佛界靈
感于虛空之上豈忍恣然變化于俄頃之間本無難者

仰祈聰聰俯鑒血忱掣電轉雷驅如焚之毒暑興雲吐
霧沛普濟之甘霖庶有西成共歌上熟

代鄭姓以里社祈雨不應自許千拜疏

苦旱告急一忱莫切于祈天甘霖望賒五體惟知于投
地雖獨表匹夫之意然本為同里之謀伏願大造垂慈
百靈興憫驅此方之鬼魃超諸洞之神龍變在須臾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轉為豐稔居有積倉行有裹糧

代族姪孫興六薦母水陸疏

生在南瞻部洲惟親恩之難報設修東坡土陸庶佛力
之可依敬用披忱仰祈垂鑒切念某母氏一於勤儉百
爾艱辛進事尊章而冢嬭之責重退偕伉儷而先君之
病多況生子尤極于劬勞皆以身自為之乳哺于嗟不
弔又有難堪四十六而廣居愁苦閨房之內六十三而
痺伏呻吟牀第之間以積善之在躬宜受福而反禍猶
云勿藥或壽如松哭竹卧冰猶不能若古人之孝啜菽
飲水亦可以為晚景之歡彼何人斯母也天只同氣所

出詛或起于疑金周身之藏慢乃招于守篋悶無由訴日
益以增竟于人世以永違莫遂我心之終養茲勉襄
于大事庸合葬于先塋遠日云來昊天罔極痛而至于
摧裂如之何而勿思言念慈闈頗慕西方之淨樂潔蠲
聖供以開世路之冥迷要使二親同歸一覺伏願慈雲凝
蓋法雨流香青蓮會中善男子善女人之接引白毫光
裏諸佛諸菩薩之證明

代姪孫昌七薦水陸疏

伏以婆娑世界東南方人難逃定數眉山山水陸上下堂
供能啟幽關敢潔淨筵輒披哀悃追思先考受形四大
假合之中越自早年置身五濁煩惱之會念念欲扶于
家道競競恐辱于祖傳與兄弟畧無間言付子孫惟有
實地仰食幾二百指誰能奉一日之懽得壽僅六十
年乃忽弃諸孤而逝某等不孝上禍所天尚忍死于須
臾將厝安于窀穸歸復于土痛體魄之難留罔極之恩
帳音容其何在粉軀莫報血淚空流謂梵法之可投于

冥途而有托來處來去處去轉不退輪

生者生死者死
色即色空即空

妙無遮法仰藉慈悲之力少舒摧痛之心更願生存亦
蒙陰祐偏親寡處結無量壽佛之善緣累輩羣居徼多
寶如來之福蔭

代侄孫楠為母祈年醮疏

伏以母兮鞠我欲壽而康神之格思有求則應敬披縈
笈仰瀆崇霄切念臣某母某氏早積勤勞中更患難閨
門處寡忽徃苒其周星兒女猥多謾携持而度日既幸

年開于希有尚徵福履于將來五行之氣運推移雖云
難必列宿之經躔會遇恐或可虞非陰功之密庸則私
心之奚托伏願衆真炳鑒顯道下臨大造好生況為
親而有請偏辭獲健寔舉室之蒙恩

代里人上元醮疏

伏以上元舊節列張祠宇之燈中保新春易展醮筵之
供非固為之立異各有見以不同一天星斗之輝煌真
如兒戲三日塵埃之瀕洞祗瀆神嚴爰合真游式虔饌

祭庶稍存于敬事不徒眩于虛觀屏羣議而創行相求
以實周四年而復舉其始自今伏願帝鑒委臨廟靈垂
應駕風雲而錫福合里社以為公家長兒孫穀粟桑麻
之足給門無官府山川草木之平安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九十四

宋 陳著 撰

講義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某誤叨郡辟濫長書堂祗事開說昉自今日自顧至愚
極陋凜凜莫勝有聞于師敬取以誦深惟世遠道散學
校具文聖朝崇化加重書院惟白鷺洲寔表江右于此

藏脩于此游息於此講習于此飲食必先踐履必後科目必先器識必後文藝必自重毋自卑必自立毋自餒必自強毋自畫必自反毋自恕必毋奪于得喪榮辱必毋怵于憂患變故是皆學者之事也雖然學不知方望道莫見有大本領其惟中庸乎

天命

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謂字使萬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無人說性

非無人說道非無人說教即未嘗有人指其性曰如何是性未嘗有人指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嘗有人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後世學者將從何處尋性將從何處尋道將從何處尋教將從何而見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貫且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說天命之性不曾說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意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性道教大

意雖盡在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順說至中庸首章
直下說出三句學者始得因名義以反諸身始見命
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三謂有的實一貫大明
自子思子作中庸始矣三句名義精切明白有朱子
章句或問在不復敢贊一辭但要知得中庸一書綱
領雖在此三句上三句脉絡全在率性之謂道一句
上蓋有形則有性不患無性患不能率性有道則有
教不患無教患不能盡道是故有率性之道則為受天

命不則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樂天命不則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敬天命不則為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全天命不則為曠天命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是故有率性之道則其道皆是實理不則其教皆是偽妄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正大不則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自有條理不則其教顛倒悖謬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見于日用常行不則索之恍惚誕謾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二典三謨于訓誥誓命于周
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當時之人有所
準而仁而無非仁有所準而義而無非義有所準而
禮而無非禮有所準而智而無非智至于禽獸魚鱉
昆蟲草木一動一植散在兩間者無不各遂其宜是
皆堯舜禹湯文武率性中來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
也故見之于太平六典金縢立政周官無逸等書于
刪詩書正禮樂作春秋門人弟子難疑問答皆教也

教皆道也道皆性也或施之于當時或垂之于後世
皆斷斷乎不可易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來彼不
率性者則反是桀紂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戰國
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下以詐力漢高教天下以無
恥漢武教天下以多欲唐教天下以無禮義晉教天
下以放肆無度佛氏教天下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
清虛凡若此者皆不知性為何物故其教皆非其道
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此率性

之謂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體用兼該源流無間乃
三句中之大關鎖也此中庸首章自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數句反覆精密其說獨詳
是為率性上要緊故說盡由教而入者下工夫處後
之言性者可以準矣而其間有三節最可畏幸而第
一節得孟子第二節得周程第三節得朱子所以子
思之說傳至今日如日星終不可繫如金石終不可破
不然則難乎免于惑矣蓋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

足與為道而賢且智者害道為甚人而愚也不肖也
其議論不能動人其見識不能過人將易而侮之尚
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賢也智也其聲望其志向其踐
履其辯說皆非人所易及則人必宗之宗之則必有
鄙惟信其所宗者之說為是不復究其所宗者之說
為非縱有知其說未能無過方且相與委曲執說以
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戰國之時如楊朱如
墨翟如告子直是能堅志強辨而楊氏以為我為義

為我必至于無君墨氏以兼愛為仁兼愛必至于無
父告子亦說仁義而分內外若不過孟子道一善字
說出本性天下將胥異端誰排闥以衛吾道此第一
節也自孟子後一節尤長如荀如楊如韓皆是表表
于其間者當時學者尊之宗之不减孟子而荀子道
性惡楊子道性是善惡混韓子又說性三品此皆是
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執所見却從氣質
上論性迄無定論直至我朝程子受學于周子說出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等語彼只說氣質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載之紛紛始定而中庸之書始有所受此第二節也自此程氏門人布滿天下各自以為得其師之說而得失深淺固已不一況當時大賢有為性所先之說者有為浮屠之說者有為新學之說者天下之人煽撼陷溺如醉夢中植鄙相仇牢不可破又況中更天地大變諸老凋謝人欲橫流而性之說不絕如綫直至朱子以四書為本

辨明義理毫髮不差而章句或問之作發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諸說之所未安使學者有所依據有所去取子思性道教之說益大光明此第三節也嗚呼朱子未遠也今之學者又各自以其意說性而不知性出于天各自以其意說道而不知道出于性各自以其意說教而不知教出于道性道教一貫之說又胥而為紛紛為昏昏其病將有甚于前三節者病在何處在勝心在輕心在錮心立論要平勝心者無平

論立論要確輕心者無確論立論要通錮心者無通
論不平則奇奇則失之不確則欺欺則失之不通則
窒窒則失之中庸一書朱子發之已盡不待他人屋
上架屋然則今之學者欲觀中庸必先去勝心輕心
錮心則性道教之說方一貫而中庸在我

剡學講義

某愚而不移學而無得竭來試令必有我師乃不鄙夷
遜席而請固辭不獲輒誦所聞以求是正焉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古
聖賢之教人于此焉最切學者之受持于此為最危
盖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上不容說其曰感于物而
動性之欲也此二句却要精加體認史遷以為性之
動為性之順是認欲為善陳用之以為性之欲循而
充之為小人是認欲為惡惟橫渠先生謂感之而動
是氣之性南軒先生謂性之欲也言亦性之所有而
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晦菴先生謂欲即所為

情也經三先生辨說方明白昔在聖賢所欲不踰矩則不踰者矩耳非無也欲仁斯仁至則所至者仁耳非無也養心莫善于寡欲則說寡不說無可欲之謂善只說可不說無曰欲不可從非曰欲即是從曰欲而不貪非曰欲即是貪身非槁木心非死灰故未嘗曰絕欲表記曰無欲而好仁乃他無覬望之言通書曰無欲則靜乃人生以上之體蓋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

性之欲者多出矣欲所當欲則欲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欲也欲其善惡之機乎故其靜而未有所感已有此仁而未惻隱已有此義而未羞惡已有此禮而未辭遜已有此智而未是非如鏡斯垂如水斯止色兩間而本虛也備萬物而本一也易所謂無妄書所謂道心詩所謂秉彝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孟子所謂善及其與物接也喜其所喜如子路之聞過孟子之不寐則為喜之正不則謝安之過門限折屐

林甫之津津眉宇間則喜非其正矣怒其所怒如舜之罪四凶文王之遏徂莒則為怒之正不則為明帝之撞郎太宗之仆碑則怒非其正矣至于哀必如孔子之慟顏淵敬姜之哭穆伯則為哀之正彼子路之不忍除喪子夏之哭子喪明則非哀之正至于樂必如孔子之曲肱而枕曾點之暮春浴沂則為樂之正彼太康之事盤遊齊王之好鐘鼓則非樂之正矣男女之大欲無男女則人倫廢矣如關雎之好逑雞鳴

之相戒可也彼桑中之期琴挑之奔則欲非其欲飲
食人之大欲無飲食則命絕矣如簞瓢飲食之自樂
噉爾之弗食可也彼墻間之乞鼎指之染則欲非其
欲且如仕者欲行其義則俛首帖耳惟利之趨脅肩
諂笑唯勢是視苟可以進媒其身退私其家者無所
不至私欲也如性何學者欲至其道使靠裏工夫不
自鞭辟騰口議論徒事張皇苟可以內罔父兄外欺
朋友者畧無忌憚私欲也如性何世方人欲橫流天

理湮晦相與講明孰急于此惟曰理為欲之對而界限不可不明殊不思說欲而不說人欲則非所以為學蓋性情也動則為欲欲則有善有不善豈可專以為不善哉是非疑似之間甚可懼也絕人欲之私而從天性之欲是在學者

四經約旨

某嘗謂易者理氣之會書者經綸之本禮者品節之理詩者性情之真然一經必有大綱領不識綱領則望天

者蒼蒼望海者茫茫不得門戶奚有畔岸故于四經各舉其所以為綱領者名曰約旨

夫易其綱領在乾蓋天者天之體易者天之心乾者天之性六十三卦皆其情也易超于渾沌而非渾沌近于恍忽而非恍忽其中有物是謂之乾乾無不備亦無不統有所謂元元未見也而有利之體有所謂貞貞未見也而有貞之體體在是也用亦在是故見于順則為坤見于動則為震見于入則為巽見于陷則為坎見于麗

則為離見于止則為艮見於說則為兌分而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乾一卦也折而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
乾一爻也雖倍而四千九十六可雖倍而又倍之可也
吾知其無窮也以其體吾知其為天之性以其用吾知
其為天之情以其情性皆統于易吾知其為天之心昔
程子曰以性情謂之乾蓋兼體用而言今則因其說而
析言之楊文元作已易謂自乾一畫始是矣但乾即坤
坤即乾等語又自是一說是故學易者要因乾見易

夫書其綱領在堯典而一光字最難體認光其聰明文
思之發見者乎非推而致之遠而大包乎天地之外非
察而測之深而不遺于秋毫之末無色之可覩而自見
其輝煌焜耀無迹之可執而自見其流動充滿故曰

闕

邑庠講義

闕

文靖講義

闕

本堂集卷九十四

本堂集原跋

張忠定公有言吾榜得人最多嘗疑其言之誇靜觀世
運歷數人物抗節不屈忠血凝碧泣抱龍髯下從彭咸
累書辭聘絕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榜中人也本堂陳公
挾其耿介之氣發於雄深之文巋然獨立皓首不變則
亦吾丙辰同年進士也忠定之言豈不信乎公自為舉
子時文聲獵獵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研墨看鼻
出語往往驚其坐人時方工駢儷稱誦伊周擬方孔孟

上之人受之亦不辭公下筆一掃諛風莫不根于理而趨於古抽黃對白之習為少變時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實叅之文衡於古人唯唯中得一謬士痛陳厭諱人言消沮士風寵信吏胥壞朝廷紀綱十數事公持白其長宜寘前列以稱德祐求言之詔聞者為瑟縮而掩抑之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余老陽羨公之子深來山中以示遺藁若干卷讀之使人激發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之文宜為誥只用之書檄

牋啟宜被金石徒見之深山窮林佛老之廬天不使和
其聲鳴國家之盛而俛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黍離
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之窮至此哉若夫挽王少保之
辭弔唐饒州之文誅權奸於九原表忠義於千古蓋有
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耄矣因念千佛經中多
墮鬼錄余後死尚獲觀公之文可掛名其間固幸也斯
文之脉不絕如縷未知後之視今何如與晉人同一慨
矣時至大戊申仲夏既望丙辰榜下士荆溪蔣岩書跋

